



線航的外律法

江 沙

線 航 的 外 律 法

著 汀 沙

海 上

版 出 店 書 壑 辛

1 9 3 2

法 律 的 外 航 線

1932 10 10 付 排
1932 10 30 出 版
1500 册

著 者 沙 汀
出 版 者 辛 墾 書 店
發 行 者 辛 墾 書 店
版 權 所 有 上 海 海 寧 路 三 德 里
翻 印 必 究

每 册 大 洋 實 價 六 角

目錄

法律外的航線.....	一
漢奸.....	二一
我「做廣告的」表兄的信.....	三七
平平常常的故事.....	五三
撤退.....	六九
碼頭上.....	八一
恐怖.....	九九
瑩兒.....	一一三

沒有料到的榮譽	三
醇	五
風波	七
俄國煤油	一〇

法律外的航線

鼓動着鋼鐵的脈搏，噴着氣，船朝前進行。

在這以上，溯石門灘，瞿塘上去，急流，夾江的峭壁做成的陰影，神匪，真使人憂鬱，怪怕；船好像在深谷裏航行。那些被歷史的軸牽動着的漢子，頭纏紅布，穿着打結搭的濫褲子，站在岩石上，山坡上，翹起脚尖叫吼。他們可並不如傳說一般，涉水如履平地，揮刀頭落，而且，餓縮了的身體，的確確曾爲護船的洋兵所洞穿。

現在，是沒有急流，陰影和神匪了，河岸展開着，彷彿天都寬了好多。

在鉛色的天底下，田野，村落，狂奔的犬，幻燈似的掠過去了。這些，也正和中國任何一處內地相似，蕭索，荒廢，陽光都洗不掉的

陰鬱。然而，人們却向黃色的江岸呆視着，疲倦的眼是那麼深，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叢中，在那潮濕的泥土裏，在這衰老荒涼的外表下面，是跳動着新鮮的脈搏一般。他們過一分鐘鬆一口氣，而猜想未來的一秒一刻會碰着的奇蹟。

當岸上高架着的木牌，正對面奔過來的時候，客人們都把頭伸過船舷，連不識字的也睜大眼睛，推開別人的頭和肩膀。

「那不是麼？看！×××××！」

「往這邊看過去呀，瞎子！」

在甲板上，那些雜色客人的雜色談話開始了。他們是那樣近乎鬱悶的莊嚴，不住地，拏那響遍全中國，全世界的傳說，使自己吃驚，嘆氣，神往。有的坐着。有的靠在欄干上。有的背靠緊壁，坐在舖位上。

那個高長長的湖北佬，縳着眉頭，頸子一偏，打斷誰的談話，說

：「你老是那裏聽來的啊！神話！比峽裏的呢，是兇。有主義，有宣傳。搶船麼，那也看。前頭，四川運的槍確實被搶了，在城陵磯。打了三天三夜。上海有走線。可是就因為有槍囉！好打出來。裏邊也難活呢。」

立在三等倉門口的包袱客，正和一個學生爭嚷着，這時，他突然掉轉頭，叫道：

「聽吶！我說鬧不好罷，田也分了，還是沒吃的。」

「我是說鹽這些東西啊。米麼，倒便宜，規定了的，幾百錢一斗。可是鹽，比人參貴。軍隊給堵斷了呀，通不過。也有胆大的偷去賣，賺錢呢。」

「也給價麼？咳！可以去吶？恐怕不能運多少罷？」負販熱心地問。

一個老頭子，蹲在甲板上敲着煙斗，囔道：「鬧不好的！誰也鬧不好！」急急忙忙地裝好煙，站起來，「怎鬧得好？人還沒死夠嘞！」他沖氣似地，跑往船尾去了。

西崽拿着大洋盤，從冰箱邊轉過來，罵道：「死尸！沒帶眼麼？」挺起胸，上最高的一層樓上去了，老頭兒憤憤地，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後身。

在上甲板上，欄杆的周圍排好了鋼板，外國水兵架着機關槍。一個個背着槍的洋兵，啣着大煙斗，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。香賓酒在玻璃盅裏堆着花，大餐間裏的紳士們，是忘掉了脚下蕩動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。

那個由宜昌上船的中國兵士，把小小的腦袋伸向樓口望了一望，又趕快縮回，喃喃着：「媽的！真比我們團長還穿得闊！」

他退回船尾去，坐在廁所的門階上。然後，分開脚，手擱在膝蓋上去，向人衆瞥了兩眼，吐一口痰沫，他自言自語起來。

「樣子倒滿神氣，拏上去試試看！」

許多頭朝他轉過來，於是，他兩脚一張一合地，談起那冒着火焰的惡戰來，誇耀着自己和敵人，不把洋兵擱在眼裏。

「我打十幾年仗了，真沒見過。婆娘些，褲兒搭在肩頭上，撲過河來宣傳你，娃兒些——老頭子，笑麼？不是好吃的果兒啊！手段，手段！怎麼都幹得出！所以凶吶！是那些洋盤麼，哼！」

女人們垂下頭，拏奶子往小孩子嘴裏塞，嘆氣。一個中年人拍着大腿，腰肢一仰一屈地，說：

「睇世道啊！——不亂往那裏跑！」

「往那裏跑？今天要，明天要，人要光了，錢要光了就跑吶！原先是這樣麼？那篇書上有？只屬不吃倒對吶！」一種啞聲接着說

「你像也贊成呀？老哥？」兵士偏着頸子問。

「甚麼？我說——你胡扯……」

兵士拍着膝頭大笑起來。有誰喃喃道：

「這年歲，少開口啊！」

兵士突然止住了笑，眼睛幾眨，不服地嚷道：

「你怕我賣他麼？笑話！問清楚看！這些人都是，哼！眼睛放亮

點！」

「啊，啊，那裏！」有人害怕要橫，勸着，「褲帶都鬆了呀！不

給吃麼？」

一提到肚皮的事，各人都馬上感到腸胃的空虛了，有的談起食物的便宜和味道，有的望着洋廚房出神，發氣，有的跑往下艙的廚房裏去了。

那個瘦小的火食老板，他底眼睛已經被長年的油煙弄眯了。他拏二指頭據了一下鬍子上的清鼻涕，又捏起竹筒，在大木桶裏攪起來，給泥混的江水「打礮」。胖子下手，正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對付跳蚤。火夫坐在米口袋上出神。廚房裏的空氣是比饑餓着的肚皮閒散。

擁下來的客人們氣餒了。他們吞了一下口水，就齊聲報怨起來。

「喂！大師父！快餓過性了啲！」

「好讓你少吃啲！算盤沒打盡了！」

老板把攪着的竹筒停住了。眨了眨眼睛，他氣兇兇地吼道：

「快了麼？你看喉嚨裏都撐出手來了！」

「快了！快了！」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，心平氣和地回答。他開始在鍋裏動着湯瓢，接着，盛了一點湯起來，把下巴伸出一步，用一種很仔細的神氣去喝着，然後，拏圍裙揩了揩那嘴接觸過的部分。「好了！再一股火就好了！」他想竭力安慰那些餓燥了的靈魂，好像這是他底義務似的。

一種粗大的燥音叫道：

「不要催！他會把洗碗水給你吃嘍！」

胖子向那嚙叨的人瞟了一眼，打了個呵欠，兩隻手撐上腰，把臉掉到船舷外面去了。

風絞着煙，水花和岸上的泥土。在一簇屋子的高處，一片惹眼的紅色奔過去了，遠些，有一大堆人攢動着。船顛簸着，發出一種張惶

失措的叫聲，彷彿牠正被神祕的兩岸扼殺着一般。

「看！那，甚麼吶！」有誰突然直瞪住岸上，叫起來。

「總是開會呀！不要鬧！」

「啊喲，唧，唧！我的天公！」

「客人些！查票了！」

樓口傳下來的聲音使大家靜默了。但是過了一分鐘，咕咕咕咕的抱怨展開來：

「怎麼？又要查呀！」

「簡直像犯人囉！」

一個頭頂發亮的老頭兒，把吊在褲腰上的烟盒子打開，取出船票

，揮着手，嚷道：

「這是假的吶？假的吶！——怕他查！」

帶着嘍叨和空空的肚皮，客人終於懶妥妥地望樓上擁去，那神情，恰像久未得食的災民了。

胖子輕輕地鬆了一口氣，笑了。火夫在灶門邊上煤。老板抱了大土碗，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；他用圍裙揩了揩眼睛，想着；跑到自己火倉隔壁的屋子裏去了，一會又笑着出來，很當心地把門挪好，一面嚷道：

「爽性點！查完就開。」

沒有誰回答他的話，都一聲不響地在工作着。于是，他自己也動起手來，拏湯瓢挑鬆了瓦盆子裏的豆芽，然後往每一只土碗裏分散。

油煙子給人帶來了噴嚏和眼淚。浪花不住地從窗口跳進來。一遇着大浪，排列好的碗就互相碰着，發出尖銳的聲音。

樓梯上有繁密的脚步聲傳來。

「快點！又下來摧命了！」

可是，等老板掉過臉去，他馬上噤住了，兩隻手無力地垂下，握在手裏的湯瓢，不知道是放下的好，還是捏住的好，他底臉更瘦小，眼睛也更眯咪了。

茶房們拌着鬼臉。船主和買辦說的話，廚子很難懂的。那個說洋話的中國人，腦袋一動，帶了兩個侍者，到廚師的屋子裏去了。

「船主！……」老板的舌頭好像僵硬了。他又轉向留在外面的茶房，聲音顫抖地說，「一碗把酒……」

可是，他們只能替他流汗水。

兩個黃魚筆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，枯黃的手指弄着鈕扣和領子，他們的面孔黃縷，忸怩，從藍布大褂，家造鞋子發出泥土氣和魚腥

氣。

「買辦！……你老人家，……」老板喃喃着。

「我作不到主呀！」買辦掣肥下巴指着洋人，嚷。

一羣人給船主做了大尾巴，劈劈拍拍地拖上樓去了。

老板甩着手吵起來：

「我曉得有人壞我，對的！——暗害我！」

他滿以為，一生纏不清的債賬，一生油煙裏的生活，在這一次的冒險當中總可以結束了，於是，靠着兒子和媳婦，吃兩天閒飯，靜靜地死去。然而，眼睜睜這肥皂泡一般的希望，是被人戳破了！他掣圍裙揩着眼睛。

那個胖子懶聲懶氣地勸道：

「急一陣又怎樣呢？急一陣又怎樣呢？」